



五分钱的委屈

□ 吴兴华

周六清早,起床就听到窗外喜鹊叫。十一点左右,母亲从老家风尘仆仆来到我小镇的居家,外孙见面一口一个“祖祖”,甜甜叫过不停,融入在相逢的喜悦中。时间一长,五岁多的外孙开始调皮,缠着祖祖要钱买雪糕。七十七岁的母亲二话没说,从荷包里摸出十块钱递到她曾孙手里。看到今日母亲对她曾孙的慷慨大方,我不禁想起自己儿时童年的一件往事。

记得有年四五月份,我那时在上小学三年级。一天放学后,满头大汗的我刚走到桂花坪老家下面的田角边,被正在生产队种植红苕种子的母亲看见叫做:“华儿,你过来一下。”我赶忙跑过去,以为母亲又是老一套:吃了饭,把牛儿牵上坡放饱,割些牛草背回来。可一走拢,见母亲的脸上少了平时微笑,多了一副揪心的严肃。“你把书包拿来我看看!”我很听话,赶忙将书包带从头上划下取下来递给母亲。母亲翻书包很急躁,书和本子全掉在地上,一页一页地找她想要的东西。我站在叔叔婶婶的视线里,不知道母亲今天为何要翻我的书包。母亲翻遍书包,什么也没找到,于是问我:“华儿,桌子上那5分钱是不是你早上拿的?”“我没有拿。”“不是你拿的还有谁?你妹妹早上和爸爸到爷爷奶奶家去了,难道这5分钱飞了!”

当晚,父亲回来,母亲告诉他五毛钱不见了。父亲听后大声喊我:“华儿,不要做作业了,过来我问你。”听见父亲的吼声,知道又是追问五分钱的事,我对着父亲还是不肯认账,父亲气不过,给了我一个耳刮子。我哭着跑到了床铺上,感觉十分委屈。母亲那晚更伤心,喃喃自语对父亲说:“这5分钱是借来还账的,别人要得急,今早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?华儿又不认账!”

第二天晚上,奶奶将妹妹送了回来,她喜滋滋地告诉我:“哥哥,你猜我昨天早上捡到什么了。”“妹妹你捡到什么了?”“我在我们桌子上捡到五分钱,我买了五个冰棍吃!”正在火儿坑旁边传火煮饭的母亲听妹妹这么一说,扬起巴掌就朝妹妹面前走来,我赶忙将妹妹挡在身后,恳求母亲不要打妹妹:“妈妈,妹妹还小不懂事,我已经被爸爸打了一耳巴子,已经替妹妹受罚了。”母亲的手停在了空中,慢慢放下拉着我的手,流着泪,默默无语。

从那以后,妹妹懂事了,放在家里任何地方的钱她只是摸摸,从没有拿过。我那时七岁,也没有在意父母的错怪,但我感受到了拦住妹妹时,母亲举起手停在空中那一刻。

四十八年过去,我一直没有忘记五分钱丢失的家训,始终牢记父亲那一耳刮子后的疼痛,以此严格要求自己 and 子女,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,宽以待人不奢侈,做一个勤俭持家的人。

外孙拿着三个雪糕进屋,径直走到她祖祖身边,很大方取出一个硬要拿给她祖祖吃。母亲忙说:“京彦乖,祖祖牙疼,不能吃。”外孙来到我身边,嚷着:“那就外公分享一个,外婆分享一个雪糕吧!”

当晚,母亲的到来增添了四代同堂的热闹。摆起儿时的过往,我无意提起五分钱的那件事,母亲听后微微一笑说:“还记得,那时都是家里经济恼火,五分钱借来还你表叔,突然间钱不见了,急得憋死英雄汉呀,还让兴华受了委屈!”

绿色的军装

□ 向荣

手抚褪色的军装
试想 明天灿烂的太阳
定会抚慰 许多年轻的时光
那翠绿色的梦
曾让好男儿英姿飒爽
在祖国的边防线上
成了一道道绿色的
防风墙

因山风的刷洗
共和国铿锵的岁月
欣慰了年青的梦想
血汗浓缩的生命线
在未来的日子里
温馨悠长
告别军营的痛苦
是它把共和国的岁月
刻在了身上
凭着一种特有的颜色
在大江南北
超越了所有时装的概念
永远闪耀着时光的光芒



虫吟是一串乡村的露珠

□ 张浩宗

那天,我正在书橱里捧着一本书,静静地读着。倏忽间,一只虫儿若有若无地吟唱在某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,开始时有些零星、柔弱,仿佛试探似的,慢慢地,见周围没有动静,虫儿的胆就大了起来,叫声越来越急促,越来越清凉,越来越响亮,如一串露珠泼洒在我的心间,我的胸怀顿时兜满一片晶莹的透亮和澄澈。

我知道,那是一只鸣叫的蟋蟀,本该在乡间野地尽情地歌唱,这会儿,它却跳到我的书房里,与我隔着一本书、一张桌子、一帘窗纱的距离,断断续续、高高低低地鸣叫着,优哉游哉,东一声,西一声,短一声,长一声,如一位清秀的乡间女子,举一柄伞儿,一边拾蘑菇,一边唱山歌,那种惬意、散漫和悠闲,一下子就将我领进了从前的乡村,指给我一湾迷人的青草地,听牧童短笛横吹,看牛羊追逐嬉戏,更远的地方,一架架大山的山坳间,是触摸不透的浮荡着的层层绿雾……

蛰居小城多少年了,这一刻,沿着蟋蟀鸣唱的音韵,我仿佛走过故乡的田埂,回到了昔日的乡下。

田园,古井,村落,凉桥,飞鸟,鸡鸭,篱笆,老树,田埂……次第走入我的视野。我和一群孩子融进乡村的黄昏,小心翼翼地追撵着时紧时松、如雨如织的蟋蟀的鸣音,全然不去顾及还在山间野放的牛羊,更不会去搭理大人吼唤将牛羊撵进圈舍的叮嘱,我们只是亦步亦趋、蹑手蹑脚地向一片响声靠近,就在轻巧的脚步刚要迈至一丛草梗时,虫声立马止息了,我们又屏住呼吸,踮起脚尖,用更轻的身姿一点点慢移,挪往前面的几声虫鸣,可刚要丫开双手躬身捧捉,杖枢间几回摇晃,虫儿不知又蹦跳到了何地,仿佛捉迷藏似的,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在另一个远处,又飞翔出了更为密集的吱吱欢叫的音符。

如同竹篮舀水,我们打捞的,是一个无奈的黄昏和一篮湿漉漉的怅惘和失落。

可是,我们终是要想法捉住它的。那天,母亲用一把镰刀在一片坡地上割草,草一片片浅下去,散发

出了土地湿润润的气息。我看见几只亮晶晶的蟋蟀在浅草间蹦跳,一蹬足就消失了,但只要眼疾手快,它逃离的踪影终是快不过眼尖的孩童的。小伙伴们闻讯赶来,我们循着虫儿的蹦跳声快速出击,竟一抓一个准呢,十来个孩子不出半个时辰就将捕获的蟋蟀装了满满一篮子。

夏季的夜晚,无月的村庄温馨而静远,幽蓝的夜空繁星点点,我和小伙伴们一起,悄悄梭进草丛中,竟轻易地就捉到了一只萤火虫。大人告诉我们,为交配繁殖,雌虫喜欢在草地表面活动,我们捉到的应该是一只雌性萤火虫。捉到第一只后,用透明的玻璃瓶子装起来,拿在手中,可以吸引其它异性萤火虫。虫儿们纷纷向玻璃瓶靠拢,孩子们你一手,我一手,很快就捉够了一玻璃瓶。我们把瓶子带回家里,怕萤火虫不能呼吸,就将瓶盖用针尖钻出十多个针眼,然后将瓶子放在窗台上,瓶子里盈盈的萤火虫闪闪发光,把整个屋子都映照得明明白白。之后,我们再把装着蟋蟀的篮子放在另一个窗台上,与萤火虫瓶子隔屋对望。

到了深夜,孩子们躲在窗外,看萤火满屋,听蟋蟀叽叽,那份情趣,那份痴迷,那份童真一直躲藏在我的记忆里,挥之不去,仿佛就在昨天。

可到了第二天,父亲说,玩玩可以,但你们必须放生。在父亲的严厉责备下,我们很不情愿地将一篮蟋蟀和一瓶萤火虫全都放归了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,我离乡村越来越远。可此时,置身小城的喧嚣和纷繁,身旁却有清澈婉转的虫鸣相伴,我好像走在乡间的小径上,似若看到了曾经的炊烟、茅屋、溪流和草垛。

蟋蟀这虫儿吟一串乡村的露珠,将我的乡音打湿,把我的童心润亮,让我的怀念发芽,给我孤寂、落寞、枯燥的日子送来一声声来自村庄的关怀和问候。

我以为我曾经的乡村已然丢失了,其实她依旧还在,如同故乡不变的清山绿水、轻烟落霞和无边净土。

问道云雾山寺

□ 陈德琴

炎炎六月,寻得雨后一个凉风习习的佳日,邀两友人,问道千年古刹云雾山寺。

云雾山寺,坐落大竹县城西三十里、云雾山主峰寨云雾北侧。举目远眺,周围铜锣山、明月山、青龙山、四方山环抱。登上云雾山,只见古木参天,满目苍翠;天清气爽,凉风拂面;蝉声悠扬,鸟鸣相伴;疲惫顿消,心旷神怡!刘禹锡曰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我穿越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时空距离,今日专程踏足问道1500余年的云雾山寺,意欲如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参禅悟道,寻找“我思故我在”、“佛即是道,道法自然,如来。”的人生真谛。

肃穆庄严的寺门上书“云雾古刹”,一对威猛的石狮立于寺前,佛门慧语向我们敞开云雾山寺绝经沧桑、历经苦难的历史,尽管经历了风霜雨雪的侵蚀、兵灾匪患的劫难,但佛教圣洁的良善,人们祈风调雨顺、禱消灾免难的作用还在。它作为人们心中扬善弃恶精神的寄托,言传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载体,依然耸立在青山绿树之中。

我一路走向佛门圣地的深处。普贤殿、送子殿、地藏殿,这些云雾山寺(旧称普贤寺)最古老的殿宇,依然气势恢宏,静穆庄严。南北朝梁萧时期,普贤寺在云雾山巅始建。经历了1500余年的殿堂,斑驳的外墙、沧桑的容颜依然没能掩盖住他轩昂的气势,透射出的依然是佛门净地圣洁的良善。仿佛南宋时期死和尚盘膝圆寂时的话语仍言犹在耳:“四十年净身修行,苦渡深山寒寺;本,来无踪,去无影。”说与弟子的简单话语不仅是他个人参禅悟道的深刻领会,更再次向其弟子和世人表明了一个深奥的人生哲理:人在世间行走一遭,来时赤条条,去时无牵挂。任何有形的、物质的东西

我们都无法带走一丝一毫,唯有善良的品行和精神永留世间。

我在时光深处细细阅读云雾山寺的前尘往事和过往经历。明末,破山海明大师(公元1597~1666年)在云雾山普贤寺修行;清乾隆二十三年(公元1758年),海明弟子僧通训募集善款,时历五十余年,费计二千余金,重修普贤寺。清乾隆二十六年(公元1761年),云南进士李工程撰《云雾山重修普贤寺碑记》曰:“但奉普贤有殿,普贤不朽,而殿易朽。殿朽而修,亦事势之应然耳!而余则以为非修殿也,修道也。何也?普贤以大行故而得道,而坐道场。修道之家,即无普贤之行,而有此一修,则一无非道,即无非道场,亦普皆贤者矣。又与普贤何二?”荡气回肠的文字,修殿与修行的辩证关系,让我再次明白了:尘世俗人浪费生命于奔波劳碌中,于生死海不得自在,何曾平心静气思考过“我是否为自己生命的主人”这一本真的生活原理。普贤得道,对宇宙、对自己、对他人的生命没有疑惑,对自己的来处、自己是谁、自己的去处很确定。正如死和尚圆寂之言“来无踪,去无影”,对人生一世看得通透,功名利禄、人生得失皆如过眼云烟,因而内心澄明,胸怀博大,容天下可容之事,无烦无恼,无悲无痛,人生快活而逍遥矣,实乃人生之大智慧。

时光荏苒,历史向前。云雾山寺众僧日日诵经之声不绝,意欲普渡众生良善。寺内长老洪玄身轻如燕,功夫了得;生性慈善,扶济贫弱。然,悟道不深,与范哈尔儿过从甚密,一时胡涂,入侵川陕根据地参与杀戮;其罪过以云雾山寺庙被拆、佛像被砸、监院悉开和尚被枪决的后果买单。悲哉,叹乎!然云雾山寺良善之脉犹存,自1993至2006年,香客、居士们积攒60余万元修葺大雄宝殿、普贤殿、地藏殿等,云雾山寺又以其普渡众生之貌屹立在云雾山巅的苍松翠柏之间,成为方圆百姓向善向善精神寄托的归属地。

乘着夏日的凉风,伴着鸣蝉的唱和,我步履轻快地离开了云雾山寺,内心平静而安然!